

四年前说过夺冠就不踢,如今激情重燃,他们食言了 一群有肚腩的中年人 为上全运,减肥一斤奖励百元

本报记者 杨渐

对于还在野球场上奔跑的很多中年人来说,踢球早已没有了太多的功利性,技术不关键,输赢不重要,能上场跑一跑,流点汗,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但对正在备战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比赛五人制足球企事业单位组的浙江鸵鸟足球俱乐部代表队来说,这个夏天,足球就是生活的全部。“对于我们这样的业余球员来说,能登上全运会赛场,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刘诗辉坦言,备战全运会让大家重新找回了年轻时的热血和激情。

为了踢球,吃苦受累不说,甚至还要冒着受伤的风险,值得吗?家人们或许不一定会理解这样的选择,但刘诗辉和队友们却很坚定:“这样的机会,一辈子或许只有一次,是时候为了梦想拼一回了。”

酒局与宵夜都不约了 连感冒药都不敢随便吃

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足球项目共设置十一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沙滩足球3个大项。其中五人制足球男子甲组又分为城市街道(社区)组、农村乡镇组和企事业单位组。

刘诗辉所在的浙江鸵鸟足球俱乐部参加的是五人制企事业单位组,“这个组别有两个限制条件,一个是所有队员必须在同一个单位,社保要连续交两年以上;同时年龄也有限制,必须是1980年1月1日至1996年4月30日之间出生的。”

浙江鸵鸟足球俱乐部成立于2008年,教学点遍布全国,在册学员6000多人,在足球圈内名气不小。先后向国少和国青输送了5名队员,其中中国少队队长王钰栋就是出自这里。

4月份,经过全省范围内的遴选,鸵鸟足球俱乐部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了代表浙江参加全运会的机会。“我们14名队员,都是专职的足球教练,其中两名队员曾在上一届全运会中,代表浙江斩获了五人制足球冠军。”

虽然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同事,但大伙各自的教学点不同,平日里一起踢球的机会并不多,“有人在城北,有人在城南,有时候一两个月也碰不到一面。”刘诗辉说,全运会的比赛8月4日开打,留给他们的训练时间并不充裕。

不过,相比在球场上“迈开腿”,刘诗辉觉得更难的还是在生活中“管住嘴”,“我们虽然参加的是群众组比赛,但反兴奋剂工作的要求和专业运动员没什么差别。”对照反兴奋剂工作相关规定,刘诗辉看了下,猪牛羊最好都不要再吃了,外面的餐馆也要少去。“主要是怕有瘦肉精,鱼肉、海鲜可以多吃点。”这段时间,刘诗辉特意和朋友们打了招呼,酒局和聚餐就不要再喊他了。

此外,刘诗辉在平日里还尽量避免吹空调,“主要怕感冒,因为很多感冒药都不能吃,一旦生病了很麻烦的。”

减掉一斤肉奖励一百块钱 告别肚腩与肥胖

在石祥东路求知小学边上的鸵鸟足球公园里,身高1米9的何佳麒是队员中最显眼的一个,同时他也

是全队最受关注的一个,“守门员只有我一个,教练和队友每次训练都会提醒我,千万不要受伤。”

在这之前,何佳麒踢的都是11人制大场,如今转战室内五人制,他的技术动作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技术细节之外,何佳麒面对的另一个挑战就是体能,“我们这批队员,平均年龄都在34岁左右,身体或多或少有些发福,肚腩也跟着挺起来了。”而按照全运会的赛程,他们要在7天时间里踢6场球,这样的强度不可谓不大,“其他位置都有替补,还可以轮换,我必须从头到尾一个人顶下来。”

把体重减下来,把体能提上去,是何佳麒和队友们的共识。“大家互相激励,比如谁减下来一斤重,就奖励一百块钱。”一个多月下来,何佳麒和队友们都苗条了不少,“减的最多的一个队友,从190斤减到了170斤。”

位置从前场换到后场 队长还想再上一次领奖台

王舒是球队的队长,也是上一届全运会夺冠的冠军球队一员,“当年我踢的是前场,现在跑不动了,只能踢后场了。”场上的位置虽然变了,但王舒对足球的热爱一直没变,直到现在他还记得4年前夺冠的那一刻。“我们10个人站上领奖台,听到主持人说出冠军‘浙江’两个字时,大家眼睛都红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这样澎湃而汹涌的情感,王舒还想再体验一次。

“其实,上一届的时候就答应妻子不踢了,但这次还是食言了。”王舒说,踢球这些年,大大小小受过不少伤,家人也一直为他担心。“这段时间,白天要上班,晚上要训练,家里的事只能丢给妻子,感觉挺对不起她的。”

为了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王舒和队友们特意设计了几套庆祝动作,“前场球员进球机会多,设计了好几套动作,守门员、后卫进球的机会少,就和队友商量,在他们进球的时候一起庆祝。”王舒和队友想通过这样足球场上特有的方式,向家人分享他们的喜悦和荣耀。

“以后应该还会继续踢球,当然像这样规模和强度的比赛可能就没机会参加了。”王舒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能不留遗憾,继续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